

## 游太原 赏人文 悦自然



烈石寒泉(资料图)



崛岫红叶(资料图)

## 尖草坪区『外六景』

邢育红

印象太原

崛岫山为尖草坪区一座风景名山,山名因其地貌而起,虽有些诘屈聱牙,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山之曲高迂回之特点。崛岫山主峰坐落在柴村街道呼延村西,海拔约1220米,峰巅巨石上刻有“飞云峰”“望海石”等字样。山南北走向,从山下到青峰塔有石阶可攀登。本地名士傅山曾题词曰:“崛岫,管岑之枝也。其峦屈而成围,阴有松,阳有柏。”此山也因先生曾在此隐居而闻名。

太原是一座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,其外八景依次为“巽水烟波”“双塔凌霄”“崛岫红叶”“西山叠翠”“土堂怪柏”“天门积雪”“烈石寒泉”“汾河晚渡”。除位于原文瀛湖畔的“巽水烟波”、市东南永祚寺的“双塔凌霄”外,其余六景皆在尖草坪区境内崛岫山一带了。

“崛岫红叶”指生长于崛岫山的一种特有植物黄栌,经秋霜后叶子转红,到初冬时尽成朱紫。有如毛泽东诗中“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”之意境,又有“中天落霞”“烈焰燃腾”“碎金闪坠”等美誉。近年来,有关部门又在入山口及多福寺周围人工栽植黄栌上万株,使景观更加集中、成阵、壮观。秋季到崛岫山看红叶,如今已成为太原市民的一种时尚。

“西山叠翠”指太原西北崛岫山一带,层峦起伏,草木葱茏春夏之状。阳曲旧志载:“城西皆山也,蜿蜒罗列,俨若屏障。”每当晨露夕晕,暮雨朝露,满山青翠欲滴,无边绿色,宛若一幅幅水墨丹青画。有史载,从明代起,西山即以一派翠柏苍槐,荫翳葱茏,吸引着众多游人。

“土堂怪柏”指崛岫山沿线土堂村净因寺之古柏。相传此处有大佛从土崖中塌出,旁有苍翠古柏遮护,因柏状奇特,虬枝曲弯,故称怪柏。阳曲旧志亦载:“柏丛生庙后,遍覆殿宇,俗称怪柏,盖以其神也。”现崖上古柏已无存,唯留庙内两株枝杈也已干枯。近闻有园艺人士欲用新科技接活古柏,幸甚。

“天门积雪”指崛岫山东北端天门关之冬景。天门关,旧为“阳曲三关”之一。这里山势陡峭,危峰入云,雄姿美景,四季不同,尤为冬季,“风气凛冽,雪积不化,凝结成冰,如水晶可掬,观者不觉目爽而神怡矣。”由于这里气候独特,夏日犹有雪花飘飞。有诗曰:“皑皑天门雪,亘古化不解。浑然杨家将,凛然犹守关。”

“烈石寒泉”指崛岫山北部窰大夫祠旁烈石崖下有清泉涌流。因泉水清冽寒彻,汇聚成潭,夏日水温仅4摄氏度,故名寒泉。唐人李频游此有“泉分石洞千条碧,人在冰壶六月寒”诗句。宋崇宁元年,宋徽宗赵佶曾在此题“灵泉”二字,现已保护并盖庙纪念。上世纪60年代因采掘断流的泉水也正在恢复。

“汾河晚渡”描绘的是汾河古渡口傍晚时沙结清浅,往来人群挽腿涉水而过的场景。据考证,明清时期的汾河晚渡是在今崛岫山下不远的南翟村一带。傅山即有言:“连雨晚晴,步自泽村,西望原隰憧憧,不觉河边问渡。”泽村即指今翟村。他还在长诗中描绘了“湿云花担开,夕阳射河淀”的竞渡景象……

尖草坪区人文荟萃,景物众多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将会焕发出更灿、更美的光彩!

## 到万亩生态园露营

安婕叶

烈日炎炎,扛起帐篷和露营装备去万亩生态园,找一阴凉的小树林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绕绕弯弯地走在干净的柏油路上,眼前是盛夏的绿和茂密。闭目深呼吸,空气里夹杂着你我早已丧失的自由,与指尖划过的风对比鲜明。大自然的力量始终是治愈,治愈我们满是灰尘的内心和提不起精神的懈怠。

车子停靠时,路过一个穿着专业骑行服的小伙子,他卖力地蹬着自行车,汗流浹背,满眼坚定。我看着他那小麦色的皮肤和肱二头肌,摸了摸自己写字后僵硬的肩颈。我摘下墨镜说:“这么大的山坡和日头,你不嫌热吗?”他挥汗如雨地说:“麻木的人生需要激情,假期里我只想要风和自由,还有身体的酣畅淋漓。”

觅一树荫下搭帐篷,在山水间,深山里。桌上摆着早晨切的西瓜和端午剩余的粽子,一盘焦糖瓜子,一些杏干和牛肉粒。我躺在椅子上,看孩子们

在草地上奔跑,笑声洒进了山林里。

想来现在的孩子们过度缺乏与大自然亲密的机会,看到松鼠会好奇,看到蜗牛错以为是坚硬的固体。作家马德说:小时候的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,等石头开花,那时候不期待结果,那时候哭笑都不打折。是的,我们要保护孩子的童心,因为长大以后的好奇会渐渐剥离。我们做事只会盯着结果,变得浮躁和没有耐心。

闲聊间,几滴雨滴滴到了眉心,天空阴了一片,是预报的阵雨。我说:“去启春阁吧。”当我站在太原的制高点,俯瞰城市的全貌,看开发商没完没了盖起的楼房和万亩生态园满眼的绿意,觉得自己渺小如一粒尘埃。

依旧是凉风习习,依旧是朱红楼亭,却不是昔日的心情。

当我在启春阁看见吹风的你,时光荏苒,我们都内敛而平静。我与你看过这里的朝霞和落日,却也只是陌生而熟悉。

## 摘杏

郭爱川

一大早,学生丁丁邀我到阳曲摘杏。

摘杏?该是多大的一片杏园?有过两次摘杏的经历。一次也是学生邀请到东山,那是第一回进杏园,被漫山遍野的杏林惊诧到了;另一次是娄烦同学相邀,戎老师和师母也去了。拍美照,忆流年,流云般的欢声笑语,从杏树下,直飘到蓝天上。采摘的不止是杏,还有青春、还有甜美、还有生活。

这回摘杏,是在丁丁同事岳老师家的地里。铁路北边的一处小空地,南边儿是沟,野趣很浓。原是荒地,是岳老师的公婆一点点开垦出来的。

枣树有好多棵,大的不多,小的不少,都开满了细细碎碎的小枣花,有一丛丛小枣树刚拱出地面,像一盆盆旺盛的绿植,还没长出树的雏形。丁丁说:“移回家里能活吗?”我说:“埋在院里应该是可以的。”

地的尽头有几棵杏树,杏压满了枝头,枝稠杏多,在风中颤颤悠悠,煞是可爱。树下落了许多红红黄黄的杏,这是被鸟儿啄过的。“真可惜,真可惜”,丁丁很心疼。岳老师八十多岁的公公,居然踩着梯子上树,锯下了几枝,在我们是好摘,在他,可能正好是剪枝。几枝下来,就能装满一个袋子。



摘几颗杏吃,甜甜的,有一丝丝的酸,清香、新鲜、爽口。

梨树旁有一架绿茵茵的葡萄。葡萄密密地结了很多,叶子上有许多虫眼。红薯一垄一垄,南瓜、豆角、生菜、玉米都有。对了,还有花生,5岁的二宝居然认得,我赶紧拍了张照片,想起了《落花生》的课文。丁丁一来就看到了野菜,摘完杏后,拿小铲挖了一兜子野菜。二宝拎着兜子很会配合,也帮着挖。

花生地旁也有几棵杏树,结的多是大青杏,怪不得没早发现呢。

送我回来时,丁丁把一枝带绿叶的杏儿也拿给我,“颜值最高的,送给郭老师。”我一听笑了,杏儿也讲颜值。